

西瓜的滋味

楊書軒

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所碩三

1

此刻我還能摘下那西瓜，小巧而多汁，大而不臃腫。拿起刀，橫剖過，然後撕的一聲被扒開來，從裡面閃現的果肉，就像是從綠色的地層中被挖出的寶石，鮮紅、晶瑩，富含充沛的汁液。我至今仍能喚醒那滋味，當我托著西瓜皮，低著頭，一口接著一口，沙沙沙的咬著，讓果肉在舌齒間咀嚼、融化，流過乾渴的喉嚨間，擴散在燥熱的胸膛。而那滋味，至今仍在向我邀約著——那是住在北竿午沙的阿嬤，從照片上，永遠托著鮮的紅西瓜遞給我的。

第一次在馬祖吃到西瓜，是在馬祖旅行的第十六天，我從東引再次回到北竿。選擇再回來，也許，是因為心中的某張照片，成形卻尚未完成。

旅行的第十天，我準備好在下午結束四天三夜的北竿之旅。但在那個清晨，我遇見了午沙的阿嬤，此後，西瓜的種下就在我的生命中種下，被時間哺育滋養。

遠遠地，從路旁望去，一棟廢棄的閩東式建築，前面是農田，綠油油的成片擴散開『』瓜的過程。同時誠懇地要求兩位大哥抱著肥碩的西瓜，站在農地裡，以石頭屋為背景，讓我拍攝具有馬祖風情的肖像。

但我再見到阿嬤時，她已經悄悄地走出田地，走向水泥地上指揮著兩位年輕農人的伯伯，我見狀走了過去。「阿嬤，這都是你種的嗎？」她笑笑，「對啊。」「你好厲害哦。」「我已經老了，以前種的更多。」身邊的伯伯，身穿迷彩衣，頭載斗笠，原來是阿嬤的兒子。「我母親已經九十歲了，每天都還到田裡耕種。」「看不出來耶，阿嬤你好健康。」阿嬤笑而

不語，隨即緩步離開。那時，我觀察了太陽的軌跡，覺得清晨的光線更適合拍照，我心中就認定了，縱使我離開北竿，為了這張照片，我也一定還會再回來。

2

從東引返回北竿，已經是五天過後了。那天傍晚，我在午沙並沒有看到阿嬤，於是我隔天清晨七點就來到農田，果然阿嬤已經在田裡，手裡拿著網子，似乎是為了架設在鐵柱與鐵柱之間，讓絲瓜可以攀爬。

「你不是回去了嗎？怎麼又來了。」沒想到午沙阿嬤還記得我，我頓時覺得親切。

「阿嬤，我來找你的啊。我來看你種田。」

「種田有什麼好看的。」她笑了。

「好看啊，你看西瓜都那麼大了。人家說馬祖的西瓜最甜，最好吃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很甜，馬祖的西瓜，很香哦。」

「阿嬤，這一整片田地都是你一個人種的嗎？」

「對啊，我現在老了，以前種的更多。」她指著農地旁那些荒蕪的土地，然後用手指劃出一個更大的區塊。「你看，那一整片以前都是我種的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，阿嬤你看起不像九十歲，我看你只有七十歲而已。」

她笑著說，「小弟，我拿一顆西瓜給你。」我一時情怯而婉拒了。但她仍駝著背，步步顛躓，走到那些躺在地上睡覺的西瓜旁，瞧瞧要喚醒那一顆。這個不行，太小了，那個不行，還不夠成熟。最後她選定一顆，「這

顆好吃。來，小弟，這顆給你帶回去吃。」

我把她遞給我的西瓜，抱在懷裡，圓滾滾的。接著又是另外一顆，沒想到我竟然失手了，西瓜掉在泥地上，啪的一聲腥紅色澤，裂出五、六塊不規則狀的西瓜。阿嬤拿起其中的一大塊，遞給我，「來，小弟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」

我覺得時機成熟，心中的那張照片似乎成形了，我趕緊拿出我的相機。「阿嬤，你等等哦，拿著這塊西瓜，我來為你拍張照片。」「阿嬤，你再站過來一點，對。阿嬤你看這裡哦，你笑起來很好看。」我按下快門像，我知道這張照片將訴說一段歷程，成為我的相簿裡一張不會被輕易遺忘的照片。

照片裡，阿嬤站在農田裡，身體雖然老邁，但神情卻煥發出像老樹一樣地的堅毅、穩重，植根於土地的血脈中，和泥土一樣內斂、寬廣。阿嬤背後的石頭屋雖然已經無人居住，建築的內部癱塌、破敗，但外部的結構卻依然剛強、厚實，牆面也依然完整，「人字形」的石頭砌法更說明了這棟石頭屋曾被賦予「人丁旺盛」的期許，想必後世的子孫縱使遷離這裡，也依然延續著這道被祝福的香火。在兩者身上，滄桑同時並存，而滄桑所投射出的那股對繁華記憶的堅持，更是以強悍的生命力流動著，守護著一整片的農地，甚至澆灑著許多無以名狀而具有生長潛力的事物。

阿嬤的手上，正拿著一塊裂開的西瓜，紅色的果肉在照片上閃爍著。我從她手上接過，坐在她的身旁咀嚼著，聆聽這個荒涼的午沙港，曾經一度輝煌如燕子尚未飛離王、謝堂前的時候，那時阿兵哥動輒上萬人，軍船、漁船在港口出沒，吆喝聲與汽笛聲摻雜著。她的眼神明亮如湖水，臉上的皺紋，像水波一樣輕輕的蕩漾著。正當我低頭吃著西瓜，感到那汁液流進蠕動的喉管，而果沫正黏在我的臉上與鼻頭上時，我依稀聽見從不遠

的午沙港傳來的海浪聲，輕柔、綿長而寂靜……。